

序

既筑俞楼之三年，余方自春明乞假归，与吴子叔和徘徊后圃，以西爽亭至楼地尚寥廓，不可无亭槛以映带之。叔和欣然乐任，乃自六一泉之海月门筑一方亭。以亭外为东坡庵，取吾师曲园先生“山上吟庵伴老坡”句。名曰“伴坡”。出亭随山势高下，制为长廊。上可尾石径登山，下可临瓢池而钓。花木掩霭，一望无际。廊迤而西，复自西而北，再向北而西，路凡三折。以陆放翁有“清吹时闻曲曲廊”句，题曰“曲曲廊”。盖园为小曲园，此又园中之至曲者也。出廊而北，建一高阁。背墙面山，可望见吴山及湖光一角。其阁前有松，今春有神降焉。详见俞楼《四异》诗。因用谢惠连“松惟灵木”语，题曰“灵松阁”。左有吾师退省山人画梅刻石，其右为短廊。廊内有山人七律诗刻。出廊不数武，为舫斋，与阁俱面东。庭前竹石参差，苍翠交润。以西湖古迹事实，孤山旧有小蓬莱。适当其地，与退省庵之小瀛洲遥相望也，遂名曰“小蓬莱”。其左有先生《韩碑书后》石刻，右则属于西爽亭之旧廊矣。出亭而左，尚有隙地，余乃垒石为台，其高寻丈，广可一筵。喜其平而露也，名曰“曝书台”。其下当山之骨，石壁天然，余曾梦为先生守书之鹤，乃题石曰“鹤守岩”。自台启小扉而北，于石壁上得“斯文在兹”四大字，旁署赵人张奇逢题。考张为国初守杭郡者。余前年筑楼至此时，藤萝满壁，仅见一文字。今岁复至，则四字毕见。距太守官杭时，政二百三十年。物之显晦，固有时耶！乃谋于同门，复于此筑亭。以有文在石上也，名曰“文石亭”。余谓先生于右台山筑书冢，而兹山阙然，天殆欲为先生更设一书冢耶！时吾师汪柳门侍读同坐亭上，商略凿石为藏内先生全书于中，名曰“曲园书藏”，与右台并一佳话。而张之刻石，亦不虚矣。自亭而北，于山巅得一池，冬夏不涸。吾闻天目有湖在山之巔，先生德清之金鹅山顶亦有池，此殆发源于天目、金鹅者乎？以其在文石亭上也，名曰“文泉”。自文泉循旧路而归，至曝书台足，别有一洞入。而左旋，可至李适叟之小磐谷，此亦余为新筑者，别载《李谷记》。侧而右旋，可俯窥鹤守岩。若循石径而下，则达于伴坡亭西之廊矣。是役也，经营于三月，成于七月。比秋深先生来湖上，门下诸人觴于小蓬莱。先生命余为后记，余因循未果。先生爰就题榜处各赋一诗，名曰《俞楼诗记》。诗既成，余哀而刻之。思与全书汇送入山，然不可无序，并不可无记。因撮述大致，谓之《后记》可也，谓之《诗记》之《序言》亦可也。

光绪七年十二月既望，门下士徐琪谨识。

俞楼诗记

白花农诸君为我筑俞楼于孤山西麓，今年吴叔和比部又增益之。亭台之盛日加，泉石之胜亦日出。余旧有《俞楼经始》一卷，特纪其缘起耳棉花农所为《俞

楼记》亦未备，拟作《后记》又未果。余恐久远之后湮没失传，一乃就其中凡有题榜之处，悉以诗记之，不拘一体。其前后叙次。粗有条理。盖欲以涛代记也。因名之曰《俞楼诗记》。

俞楼

门外有“俞楼”二字，彭雪琴侍郎所书也。刻字于砖，置砖于楣。

陶庐谢墅总千秋，如我微名岂足留。

行到白沙堤尽处，居然人尽识俞楼。

小曲园

又进而有门，署“小曲园”三字，梅筱岩中丞所书。以余吴下有曲园，故以小别之。然实则小者大，而大者小矣。吴中盛园林，高下穷土木。而我虱其间，亦有园一曲。一曲渺乎小，在我则已足。云何移此名，来署湖边屋。小而又小之，无乃太局促。岂知入其中，深邃如盘谷。俨割孤山半，山颠到山麓。斯乃大曲园，云小吾转惑。蒙庄齐物论，万事无定局。借此泯小大，沧海亦一粟。

碧霞西舍

花农未筑俞楼之先，曾梦游此地。其东有碧霞门，余因名正室曰“碧霞”。西舍其上有楼，所谓俞楼也。其前有平屋，以休宾客之从者。其后有轩，以为燕坐之地。其西偏楼屋，乃彭雪琴侍郎所增筑者。楼下为余卧息处，楼上设内子姚夫人之位。然皆统以碧霞西舍，不复异为之名矣。

徐子曾从梦里来，碧霞门在左边开。因之小筑称西舍，却好遥山对右台。（余生圻在右台山，适相对也。）林木犹须十年计，宾朋颇具一时才。不烦更辟西头屋，恐有陈人卧夜台。（舍西尚有隙地，然有古墓存。恐后人或议开拓，故戒之。）

瓢池

碧霞西舍之后，凿一小池，其形如瓢，故曰“瓢池”。王梦薇有《瓢池记》。地在山足，凿之不易。雪琴侍郎使麾下健儿荷锺从事，锺为屡折，三日而就。凿池成瓢形，清涟可俯狎。

勿轻此一瓢，三折健儿锺。

伴坡亭

瓢池之东，有伴坡亭。盖垣外即东坡庵。余涛云“山上吟庵伴老坡”，谓此也。故即以名亭。

旧闻东坡庵，即在六一泉。徐子补筑之，则在泉西偏。又西即与俞楼连，乃筑斯亭广一筵。名以伴坡坡輶然，衰朽何足陪前贤。

灵松阁

由伴坡亭循廊西上，有灵松阁。以今年春金华将军之神降于阁前松上，初拟名以“迎仙”。余谓将军乃神，而非仙也，故易此名。

曲廊西上，有阁存焉。问阁何名？或曰“迎仙”。

问曲园叟，叟曰不然。是乃神降，而非仙缘。金华降神，于松之颠。松以神灵，阁以松传。无曰松樾，神所回旋；无曰阁小。松将参天。

小蓬莱

由灵松阁而上，有屋西向。花农名之曰“小蓬莱”。余问故，曰：“旧有斯名，袭用之耳。”余甚不解其意。既而悟曰：雪琴侍郎所居退省庵在三潭印月，临湖有榜曰“小瀛洲”。花农意在以吾比老彭耳。因有诗寄侍郎曰：“说与老彭堪一笑，小蓬莱对小瀛洲。”

我闻小蓬莱，西湖旧有二：一在延祥观，一在甘园地。云何筑室袭其名？不知徐子焉取义。揭来我泛三潭舟，有榜大书小瀛洲。中有老彭一寄楼，乃悟斯名良有由。蓬莱正与瀛洲侔，得无戏弄双白头，诳我谓我神仙俦。作书偶向老彭说，老彭闻之转愁绝。瀛洲虽好不归来，已与西湖两年别。

西爽亭

由小蓬莱而上，折而东，有西爽亭。花农云：“李敏达所筑西爽亭，即在此地。”余题楹联所谓“小筑一亭，存西爽遗迹”者也。

敏达此开府，曾营西爽亭。

尚堪寻旧迹，不必草新铭。

夕照长衔壁，东风先入棂。

偶然来拄笏，坐对四山青。

鹤守岩

西爽亭下有岩石焉，花农名之曰鹤守岩。写刻石上跋云：“余梦前生为曲园守书之鹤，故以名此岩。”斯虽谰语，亦佳话矣。

徐子始生时，先德有异梦。梦一道士化为鹤，心知此儿必异众。徐子亦有梦，此梦可轩渠。自言前生一仙鹤，为我护持万卷书。大书鹤守岩，刻之岩石上。仙人骥驥本清高，福地琅嬛资保障。我书久行世，存者良亦稀。不须为我更苦守，送尔去披一品衣。

曝书台

鹤守岩之上，垒石为台。可以眺远，是为曝书台。

朝登斯台兮湖山苍苍，旭日初升兮化为湖光。吾曝吾书兮发此奇香。

暮登斯台兮湖山簇簇，明月初起兮荡为山绿。吾收吾书兮留此奇馥。

文石亭

下曝书台，出一小门，循垣而北，有石壁刻四大字曰“斯文在兹”。又六小字

曰“赵人张奇逢题”。自来言西湖金石者，所未著录。张公，获鹿县人。顺治五年，来守杭郡者也。花农始筑俞楼时，曾履其地。荆榛梗塞，苔藓斑斓，然已隐约见一“文”字。今春又爬罗剔抉，而其字乃全见。是亦一名迹也。因筑亭覆之，名曰“文石”。

昔人志西湖，金石亦有记。不知孤山巅，乃有此四字。赵人张奇逢，石壁亲磨砢。二百三十年，久被苍苔封。扫石摹其文，笔意颇奇怪。苍劲有古法，歇邪见姿态。异哉文在兹，惜哉人不知。筑亭署文石，要使千秋垂。

曲园书藏

汪柳门侍读与花农、叔和、泽山同坐文石亭，见此四字之外，余石尚多。乃谋凿其右畔为石室，而纳余所著全书于中，署曰“曲园书藏”。嗟乎！余书岂足藏之名山，诸君所为过矣。姑取以配右台山之书冢，故亦赋一诗。

吾于右台筑书冢，一时竞作书冢歌。何意好事诸君子，又营石室孤山阿。汪子倡议诸子和，一议而定无烱罔。遂命匠石运斤斧，丁丁凿破青嵯峨。纳我全书入山腹，封以巨石加砢磨。署曰曲园之书藏，不知藏此将云何！古人著书藏名山，往往山壁出蚪蝌。如我岂足言制述，无乃谰语相（讵也）讹。第思西湖有故事，稍可解我惭颜醜。不见龙井之石室，句曲外史手自斲。瘞埋所注道德经，并及平日诸吟哦。即如书冢亦有例，请观宝石山之坡。吾丘贞白文冢在，至今或未埋烟萝。自古文人例好事，谓我不可彼则那。作诗敬谢诸君子，且告山灵烦护呵。

文泉

由文石亭西上，有一大池。南北可七八丈，东西可三丈。其地虽非孤山之颠，然在西麓亦为最高矣。有此大池，是亦一奇景也。而《志书》不载，盖知者鲜矣。余因与文石亭相近，名曰“文泉”，刻石上。

雁荡得名因有荡，荡在山颠不可望。传闻芦荻满汀洲，竟与江湖同混漾。吾乡西郭金鹅山，其上有

泉流潺潺。岁月既久泉亦涸，遂使金鹅去不还。山上有水谓之浔，《尔雅》所传非妄说。如何孤山有此泉，故老无闻纪载缺。近筑俞楼始得之，见者惊诧呼天池。我披荆榛试俯视，爱此一顷青琉璃。乃为手写“文泉”字，大书深刻傍水次。他年于此筑精庐。且待庐成再为记。

俞楼诗记·附刻

俞楼经始

俞樾

光绪三年秋九月，曲园叟觞门下诸子于西湖诂经精舍之第一楼。王子梦薇作《俞楼秋集图》寄曲园叟于吴下，汪子子乔书“俞楼”二字，将悬之诂经精舍。

王子梦薇以告曲园叟，一止以书，再止以词。于是徐子花农议建俞楼，以书来告。四年夏四月，始筑俞楼。其年晋豫大无，曲园叟移书徐子，请停楼工。徐子不可。是岁之秋，退省翁巡江东下，归休乎西湖。乃拓俞楼而大之，且为筑池。冬十二月，俞楼成。五年春二月，退省翁叠石为小山于其庭，徐子又为具小舟于湖。曲园叟命之曰“小浮梅俞”。三月补筑山上小亭，曲园叟自书三十八字悬之俞楼之前楹。徐子为《俞楼记》，书而悬之壁。

俞楼记

徐琪

山水非自名也，得人而名。吾浙左江右湖，为东南胜。渡江者必访严滩，泛湖者必登孤山。夫严滩乃富春之片濑，孤山特明圣之一阜。而人顾往复流连者，非徒以山水之胜。盖以子陵、君复故也。吾师曲园先生。自中州还，杜门却扫，一意以著书自娱。其高洁不在两贤下。而羽翼经训，启迪来学，则又似过之。然子陵有垂钓之台，君复擅巢居之阁。而先生主讲湖上，课院而外，未谋游息之区，非所以慰山林也。于是同门诸子，度地于六一泉侧，得地数弓。面湖枕冈，极幽秀之趣。其山，即孤山也。与君复可把臂而语。登山南望，富春帆影落樽俎间。而子陵钓矶出没云雾，又如遥相揖让者。以先生而居此，庶其宜乎！爰乃披榛剪棘，依山筑垣。间以修廊短篱，四时花木杂蒔其中。而以楼为之主，轩窗洞开，可受三面之景。南为小轩，以象湖艇。北有曲栏登山，山石嶙峋，千态万状，若与门下诸生环而听讲者。然其上一如平砥，可资觞咏。昔李敏达建西爽亭，谓“孤山西麓有高阜如平台”，当即在此。故仍为小亭，亦以西爽名之。循石径而下，有满月门可通六一泉。泉侧旧有亭馆，岁久颓废。余因葺斯楼，屡经其地，请于阳羨任筱沅方伯，并东坡庵诸胜，俱为新之。先生著书之暇，与二三子褰饮其间，欧苏之风恍然如遇。是子陵、君复而外，又一嘉邻矣。还入此门而南，凿一曲池。先生于吴下营曲园，名其池曰曲池，此象其意也。池南有便坐即楼之北。其西又为斗室，室南北向。自北扉出，则可遵径以登山。出其南，则可循廊以达于湖。少折而东，则楼之前楹。楹有联云：“四围花木多于屋；万卷文章著等身。”纪其实也。方是楼之未筑也，先生每春秋一来，即课院之第一楼置酒为乐，同人习以为常。遂呼之为“俞楼”，并绘《俞楼秋集图》，将榜二字于上。先生寓书止之，事载《春在堂词集》。既而俞楼之名，溢于湖上，渔歌樵唱，至以薛庐、彭庵、蒋祠、俞楼为新景之四。而增筑斯楼之议遂定。先生虽贻书又阻，而同志已坚不可回。余遂经度其间，规模粗定。而游人之来观者，皆曰此“俞楼”也，故即以“俞楼”颜之。而中丞梅筱岩师榜其门曰“小曲园”，从先生吴下寓园之名也。是岁之冬，吾师雪琴宫保巡江东下，驻节于西湖退省庵。日与余扁舟往采其间，病

其卑隘，廓而大之。又因池当山足，石骨坚凝，凿者告疲。乃发帐下健儿荷锺从事，分沙劈石，三日而就。山泉湖液交汇于此，清洁可爱。余以山石俱在后圃，而前庭殊平衍，拟叠石为小山。雪琴师笑而不答。是夕，即亲至山上搜岩采石，命健卒担荷以至。及次日，余往视，则师犹短衣草笠，指麾其间。而庭际五峰巉然森立，师笑谓余曰：“此峰天外飞来也。”余初议筑楼，颇惧观成之不易。今自经始至落成，甫及十月。又得雪琴师之助，以名臣为史儒经画，真西湖一名迹矣。异日先生至此，与雪琴师望衡而居，小子与及门诸君追随其间，诵考索之什，赋招隐之诗，岂非子陵、君复再见于今日乎！千载而后有人过此，知为先生讲学之居，则此楼以先生重，而山水亦以此楼重。得人而名之意，其在斯乎！是役也，首创其议者，余与震泽王廷鼎、镇海孙瑛、慈溪冯一梅、仁和沈燦、许祐身、张大昌、钱塘汪行恭；共赞其成者，如皋薛受采、沈逢恩、宝应王豫卿、呈贡张善继、婺源程万里、天台陈殿英、山阴张凤冈、德清童宝善、海昌蒋学溥、富阳俞蔚文、仁和陈豪、冯崧生、钱塘王崇鼎、高鹏年、倪茹、孙礼煜；以书来会者，仁和潘鸿；始终其事者，仁和汪培元、沈金善；随雪琴师柴戟至此，亲课将作，以竟斯举者，上元张之铨、善化章文彬、蕲水孟名发、余宗禄。备书之，志同契也。光绪己卯三月，门下士徐琪记。

瓢池记

王廷鼎

池以瓢名，象形也。古之名物，或以事。或以形。而形之类为多。李谷曰盘，袁牖曰瓷，皆是物也。己卯之春，同门诸子筑俞楼，楼背孤山。山之麓有地洼下，乃就其洼而池之。厥形如瓢，即名之曰“瓢池”。夫判匏而为瓢，其为物薄矣。故其字从夨。吾师主讲精舍，岁仅两至。酌西泠之水而饮之，夨然轻举，其有类于瓢乎？然瓢本瓠也，其字从夸。夸者大也。瓠亦谓之匏，其字从包。包则有含之义。吾师研经之下，旁及子史。所著书二百余卷，汉人所谓“边孝先。腹便便”，其吾师之谓乎！是非瓢而匏矣。然颜子一瓢饮，千载慕之。吾师寓吴下，十稔不事生殖，惟以著述自娱，有箪瓢乐道之风。故兹池之名，仍宜以瓢也。池虽小，而凿之颇不易。池近山址，四周皆石，锄者疲焉。时宫保彭公巡江南下，素与吾师善。发健儿凿之，不日而成。古语云：“百人舆瓢，不如一人持之而走。”信夫！

叠石记

王廷鼎

宫保彭公于楼后凿池竣。楼之前，坦然以平，夷然而旷。一枝两枝之花疏疏焉，三茎五茎之草离离焉，咸若无所附丽者。公于是仰而瞻、俯而睨曰：是又不可以无石。复命健儿循山麓，采云根，大者如轮，小者如？，长者如柱，圆者

如答，磬磬焉，困困焉，委于楼之前。公审以目、撻以杖、命以指，一时仆者起、顽者灵、僵者秀，如蹲狮、如卧虎，如猊之跃、如螭之蟠。奇而峻者峰矣，缭而曲者岫矣，幽而明者洞矣。一食之顷而丘壑具，数弓之地而烟霞生。噫！何神妙不测，一至于斯也。盖公尝以宇宙为园林，以河山为泉石，以生民为卉木矣。危者而使之安，乱者而使之治，枯者而使之润，夫亦一指顾问耳！今顾于区区者而神之欤！且夫公在今日，亦天壤间一巨石也。其节坚得石之贞；其志廉得石之介。其性持重，如石之镇静；其量冲和，如石之清灵。是石之胜，公皆具之，又何怪乎反手而成奇观哉！乌乎！楼之旁，劣石犹多矣。得我公提携顾盼，而攻治之，而砉错之，将见赋硖瓦砾，咸起废立顽，卓然自效于兹楼之下矣！一叠石云乎哉！

诂经精舍肄业诸君子，集资为山长、曲园主人造俞楼于孤山之西麓，以当束脩，尊师重道也。徐花农孝廉总其事，岁己卯花朝落成，予往游，口占三律。

彭玉麟

小筑孤山麓最幽，诂经经舍舍西头。朱程道学承先哲，苏白风流继后游。绿膩闲阶书带软，红欹曲槛锦囊柔。及门弟子真高绝，造得园林当束脩。

南屏山翠扑楼来，门对西湖一鉴开。池柳色新鹅破壳，石莓斑老鹿辞胎。无边风月休钱买，满院莺花似锦裁。煞费匠心徐孝穆，回廊曲阁好衔杯。

巢居阁好结邻芳，别墅新开绿野堂。化雨春风滋茂育，文章道德发奇光。约来仙眷挈鸡犬，栽就高梧栖凤凰。料得案头添著作，北窗一枕傲羲皇。

诂经精舍诸君子，为余筑楼孤山之麓，是曰俞楼。其时，新居太夫人忧，未有诗以落之也。兹补作四章，寄精舍诸子。

俞樾

昔年曾向北经过，六一泉荒蔓草多。（戊辰秋，曾偕内子至六一泉小坐。）太息光阴真荏苒，无端楼阁起嵯峨。桥边香冢邻苏小，山上吟庵伴老坡。多谢门墙诸弟子，为余辛苦辟行窝。（楼在六一泉之西，其后有东坡庵故址。又西过西泠桥，即苏小墓矣。）就中徐邈擅清才，（谓花农也。）自说曾从梦里来。书籍娉嬛烦鹤守，洞门屈戍待人开。（皆花农梦中所见也。鹤颈悬牌曰：“不遇其人，不开此门）。”名山窃据虽非分，古佛无言或许陪。其东为孤山寺。

（有古佛一尊。）手署碧霞西舍额，浮生本幻不须猜。（余拟署额曰“碧霞西舍”，以花农梦中所见，左有碧霞门也。）

多情更感老彭铿，（谓雪琴侍郎，余亲家翁也。）添筑西头屋数楹。排列云根三面透，劈开泉脉一瓢清。（雪琴为添筑屋，义凿池叠石。）楼头记昔曾悬榻，（雪琴曾借住精舍之第一楼。）湖上于今恰望衡。（俞楼与退省庵相对。为喜梅花春信早，不辞彩笔写纵横。（因十月中梅花盛开，雪琴为画红梅一幅。

)

憔悴西风一病身，手扶藤杖到湖滨。追陪秋集诚忘老，（余从前曾于诂经精舍觞门下诸子，王梦薇绘《俞楼秋集图》。）坐忆春游又怆神。（今年春，与内子同至俞楼。）望里青山埋骨地，（时为内子营葬右台山，并自营生圻。）意中明月倚栏人。（十一月精舍课，余以“月到旧时明处”命题，寓悼亡之意也。）右台仙馆何时就，拟傍松楸再卜邻。（余于墓域之侧，买地一区，筑室三间，名曰右台仙馆。）

曲园先生筑俞楼，退省山人复增益之，且以诗落成。越三年，余乞假归。诗悬壁间，而山人方还衡湘。因题二绝。以石寿之，非仅为湖山点缀也。

徐琪

数椽小筑白云间，儒将经师此往还。堂下绿生书带草，圣湖今有不其山。七宝楼台一笑成，老彭亲助我经营。他年人读题诗石，应识师生翰墨情。